



沁源：通向未来的绿色长廊

◆ 成向阳

我终于来到了想象中的沁河之源，走近了想象中的陈唐大将，以及被一条河水滋养过的土地与人们。内心的激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，虽然，我也为那埋藏了许久的期望悄悄打了一个折扣——生活早已教会我不要过高期望。

但，山西沁源首先以它铺天盖地的绿将我征服。一刹那间，我想不了太多，那些绿，需要相当的脑容量来消化。它太绿了！它为什么这么绿？

绿色的馈赠

是啊，除了路，就是树！这是突然蹦入脑海又掉进嘴里吐出来的第一个唐突句子。紧接着盘桓不去的竟然还是这个句子，以及“哪里还有一小片裸地，可供我转换一下被绿色淹没太久的眼睛呢？”

这样的裸地还真不好找。越过行走中的车窗没有——车轮所及，两面尽是被植被覆盖的田野、山林与草甸；下车以后也没有——你正深陷田野、山林与草甸之间。但我终于找到了那些村落中的院子，它们似乎是裸露的，可是，院子四周仍然是树，大大小小的树在向上伸展的过程中四面披拂开来，就让房子也染满了绿的光影。而院子外皆种着时令蔬菜，菜地与绿草之间找不到明显的过渡。房屋的泥墙、土墙、石头上也爬满了绿色丝缕，有的竟一直爬上了屋顶。哦，屋顶——我踩着梯子爬个绝高，终于找到一片又一片鱼鳞瓦。但我真的是失望了，鱼鳞瓦的屋顶也是绿的——檐角的一片青蒿在风中翻卷，每一片青黑或赭红的瓦倒是静止不动，但瓦缝中狗尾草在摇摆，青苔偎依在每一片瓦的中心，小心翼翼地迎接着游移其上的日影。它们幽绿的心中，正期待着一场新的雨水，而雨水会带给四野新一波的绿浪。

我终于信了：这片雨水丰沛的土地，绿色的已覆盖90%以上的地面，它只把不足10%的空白留给人类，好让人伸出双手劳作，伸出双脚行走，并把头发乌黑的脑袋从黄土高地高举向蓝天、白云与夜晚的星空，迎风畅想那些更高、更远、更明亮的事情。

在绿色巨大的馈赠中，我不由把目光投向了沁源的树木。这是理所当然的——一棵树又一棵树向你走来，无论在车窗后，还是在田野、山间、河畔，你都逃不开这些树的围堵。是的，围堵。它们密密麻麻，一派紧张肃穆、剑拔弩张的模样。远远看去，它们在你眼睛里就像防守时的罗马士兵的方阵；等山路拐过一个弯儿，眼前的它们又像驭风前行、华丽无比的绿翼骑兵团；而猛回头时，那连绵起伏的绿色草甸上，一团拖曳开来的白云之下，一棵高树又像单身行走或休憩在山巅的孤胆武士。

树木有灵，念动风中的暗语。在这

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树神的子孙似乎比人类更像原住民，它们更脚踏实地，也更敢于作为，它们朝着天空生长，朝着四野释放，洗涤人类的眼睛，充盈人类的心灵。它们震撼着慕名远来的你，让你“啊”的一声惊愕地吐出一口气，再深深长长地吸回来——真陶醉啊，虽然脑门上淌着长时间行走而生的汗水，但四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贪婪地打开了，高纯度的氧气穿过肺腑直抵丹田，你悄悄练起了想象的气功。

是的，在沁源，每一个我这样自由呼吸的人，都是无师自通的养生大师。再如张仲景附体，我和你面含微笑，不再担心慢性咽炎、鼻窦炎与皮肤干燥症。嗯，健康，就在鼻息之间，就在神赐的舒畅心跳中。

高耸树木的旗帜

在酣畅的一呼一吸之间，面对沁源山野吞吐着巨量氧气的树木，我心暗自惭愧。它们的高大、健壮、奇美与层出不穷持续修正着我对山西乃至中国林业的认识。我一度顽固地以为今日山西已无真正的森林，甚至已无真正的大树。但我真没想到的是，沁源的树，竟能如此轻易颠覆我对树木的认知。

灵空山巅，巨树林立，最著名的便是世界油松之王九杆旗。那是一株雄壮、奇崛而俊逸的巨树，它胸径1.5米、根径5米、全高45米的详细数据，就刻在树下的中英双语黑石碑上。在看到它的一刹那，几只金色的猴子忽然从树后出现，它们大睁着闪亮的眼睛凝视着我。我一下想起了多年前之前读过的小说《一个法国人的一生》。那个法国人，名字叫保尔·杜立科的，在历尽半生种种之后，成为一个世界奇树的拍摄者。作为摄影家，他多年行走世界各地，立志寻访并拍摄所有存世的奇树异木，以此发现并保留一种永恒的自然之美。那些欧洲的、美洲的、大洋洲的、非洲的巨树奇材，他详细地著述了很多很多，但——他怎么就没有写一笔我眼前的这棵九杆旗呢？

对了，我忽然间想通了，作者保尔·杜波瓦——那位世界奇树拍摄者的真身，一定没有来过沁源，没有上过这灵空山，更没有见到过我眼前这棵堪为奇观的九杆旗。否则，他怎么会不认真写一写它呢？而这样当然也好，他留下空白，恰可留待一番好心意、好本领的有缘人去。

而在沁源，作为王者与标志的九杆旗绝非孤例。在它身后绿浪翻涌的大地上，随着九杆旗的鼓舞，带着巨大的灵感之力驭风生长，穿越于时光之间的古木大材多矣！它们是岁月里的老人，同日月一并增长的年轮如不断优化扩容的大脑，镌刻着一代又一代的风霜雨雪。



沁源绿意。成向阳摄

是的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棵或挺立或于弯折中艰难上升的树那样，告诉后来的瞻仰者，时间是怎样流逝的，空间是怎样变化的。沧海桑田之后，树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先知，其下憩息着做梦的人类子孙。

当我在南庄村仰视三棵体型巨大而不知年轮的槐树时，在福、禄、寿的命名中，在那已然石化深邃如长者眼睛般的树窟窿里，在那当地人于七夕悬挂在枝叶间的盏盏鲜红的灯笼上，我发现了树对人的恩赐，以及人对树的敬畏、依恋、赞美与深深祈愿。而在沁源，在几乎每一个古老而焕发着生机的小小村落——五龙川、王家湾、韩洪沟、长征村、丹崖村、花坡村，以及我尚无缘分知道名字的村庄里，那些伴树而生的人心中，都有这样一棵或者几棵福祿寿。

通向未来的长廊

那些环绕在屋窑院落向上生长着的树啊，那些被树木拱卫、荫蔽、滋养着的沁源村落人家啊，让我这个旅人没来由地想起了古老的诗句——“十亩之间兮，桑者闲闲兮，行与子逝兮。”“十亩之田，五亩之宅，有水一池，有竹千竿。”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”

还有哪些诗可念呢？我一恍惚间竟又记不起来。我油然思念童年时自己村落里的那些树木了，就像眼前这沁源人家门前屋后的树一样，曾经的槐树、杨树、榆树、椿树、苹果树、柿子树、桑葚树，以及少见的杜梨树、栗子树与沙果树，也都曾站在我的村头，我的巷尾。风吹时，雨过时，它们如家人亲戚一般喃喃呼唤着你，又像爷爷奶奶爹爹娘亲一样，在每个早晨、每个深夜陪伴着你。你的身上有树的痕迹，树的身上有你的气息，那些树啊，最终成为家族记忆以及更为悠远浓郁的一份乡愁，让你一直一直带着它走。而每次重返故乡，就像那些逐渐消失再难重逢的老人一样，那些曾经的树木亦作古难寻了。

这就更显出眼前沁源人家门前屋后树木的可贵了。这些沁源人呀，他们是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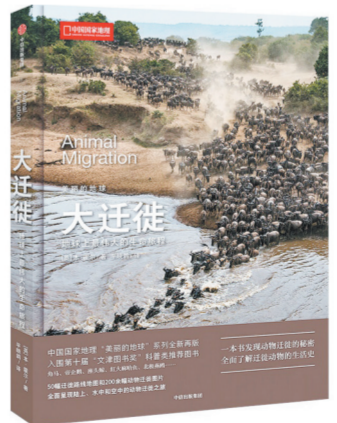
么存下了这么多的古树佳木的呢？这些伴树而生而长而兴而盛的人们，他们此刻正做着什么呢？

在这片土地上，我在行走中遇到一些沁源的村里人，他们长着与我的乡亲们一样的黑脸膛、红脸膛，有着与我父亲母亲一样粗糙有力的手脚，但我看着他们正在做着的事情，却打心里感觉到，他们有着与我的乡亲们不一样的心、不一样的梦。在树旁，在风中，在绿的渲染与启示下，这些沁源农民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方向——不只是少数人，而是绝大多数沁源农民的眼睛都是闪闪亮的，那里面闪现出智慧和决心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明天究竟在哪里，以及今天必须要做什么。

他们都很忙，他们正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本草园、养生园，他们正制作着自己的药茶、药膳、药皂与药妆，他们正在红色遗址旁经营着自己的特色民宿与休闲茶吧，他们正在河畔草滩湿地为珍禽建立栖居地，他们还用生活垃圾来发电，用煤焦来制造锂电材料——他们真有能力，他们正背倚着广大无边的绿色，在这片曾被红色浸染的大地上躬身、转型，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金色未来。

在沁源人行走的脚下，我隐隐看见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长廊，那里面有风、有云、有花鸟虫鱼，以及无处不在的生不生老的臻于永恒的绿。

那绿，真是太绿了。那大涂大抹、大开大合的绿，又分解成一棵又一棵具体的树，一片又一片哗啦啦翻卷响动的叶子，它们已经告诉你，它为什么这么绿，它怎么能这么绿，以及它这么绿正梦想着些奇妙的什么。



《大迁徙：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旅程》

作者：[英]本·霍尔
译者：平晓鸣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社
出版社时间：2020年8月

自然界的动物迁徙，是地球上伟大的生命旅程。笔者认为，这更是地球上最令人惊叹的生命表演。人类在蛮荒时代，也是在大自然中四处迁徙，在颠沛流离中，寻觅安身之所。进入文明社会之后，人类开始修建房屋并且定居，过上农耕生活。再后来，全球经济、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交通方式的便捷，让人们得以实现远距离的迁徙。

从本质上讲，动物迁徙是为了生存，人类的迁徙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只不过久在都市的我们，大多已很少关注野生动物，很少深入思考这样的议题。本书把我们的关注点又拉回到“人与自然”的话题，给我这样的启迪：从动物身上，人类能寻找生命的启示，同时，动物也需要人类的关照。只有当人类和动物和谐相处，整个自然界才会生机勃勃。

小说

归来吧，麻雀

◆ 龙会吟



飞了，全飞了。走了，全走了。大明望着自家的屋檐，望着屋檐下那一个个麻雀窝，心里生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忧伤。记得十来天前，还没长出羽毛的雏雀，一只只从窝里探出头来，望着五彩缤纷的世界，亮亮的小眼里充满了好奇。可是，没过几天，那些可爱的雏雀都死了，死得那么突然，那么匪夷所思。大明的父亲说，一定是麻雀给它们的儿女喂食了带有农药的虫子，中了毒。

雏雀们死了，它们的父母也不想再留在这片伤心之地。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呢？大明十分失落。

大明从懂事起，就很喜欢麻雀。喜欢天一亮麻雀就来唤他起床，那叽叽喳喳的啼啭就像一支动听的歌；喜欢在读书做作业时，麻雀飞到窗上来陪他，骨碌碌的小眼里全是柔情。

可现在，麻雀都飞走了。也许，是人们的肆意捕杀，让麻雀逃离了生养它们的故乡？

村子里有那么一些人，一有空就四处猎取麻雀。拿鸟铳的、拿气枪的，手轻轻一举，麻雀就一头栽下来，栽到这些人的餐桌上。也许，是滥用农药使它们再也不能生存下去？

稻稞麦菽、蔬菜瓜果，每施一次农药，昆虫就死上一层，麻雀食了昆虫，极易中毒。也许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中，麻雀慢慢地远离了我们？

后来，大明意外发现，麻雀没有灭绝，它们是飞向了城里。城里没有农药，没有人用鸟铳和气枪猎杀。

那年大明去城里打工，在一座公园里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啾啾，那么亲切。他看见一群麻雀在草坪上戏耍。他欣喜地走近，麻雀一点也不怕他，骨碌碌着眼，就像他幼年在家里读书做作业时，那些在窗台上陪着他的“朋友”。

麻雀叽叽喳喳，叫得十分快活。大明也很快活，他说，你们回家乡去吧，家乡的人们都很想念你们。

麻雀却不叫了，它们似乎听懂了大明的话，扑闪着翅膀飞走了。大明一阵悲哀，麻雀不接受他的邀请，它们嫌弃家乡，家乡没有城里快活。

渐渐地大明发现，飞进城里的麻雀，不是都过得快活，它们没有地方筑巢。在农村，麻雀筑巢的地方比比皆是，屋檐下，绿树上，草垛里，到处都有它们的安乐窝。而城里就紧巴巴，虽然高

楼大厦鳞次栉比，可是并不适合麻雀筑巢。街道上的绿化树虽然浓荫遮蔽，但常被修剪，巢没筑上三天就得拆迁。有些麻雀没办法，只好把窝筑到人家的空调室外机旁，虽然噪声很大，热风灼灼，但总算有了安身之地。

有一天，大明走在一个小区里，只见几只麻雀在头顶上飞来飞去，撒落一声声悲啼。原来它们筑在空调室外机旁的窝巢，被主人扔到了垃圾桶里。大明对麻雀生出了怜悯，如果不是故乡实在不能呆了，它们怎么会离乡背井，飞到水土不服的城里来？

大明回家了，他要在家乡发展，建设一个美丽乡村，让麻雀们有家可归。他建果园，种香稻，搞大棚蔬菜。他对父亲说，我们家的稻谷蔬菜果园，都不喷施农药。

父亲奇怪地看着他，说不喷农药，病虫害怎么灭除？大明说，我们用新科技消灭病虫害。

父亲说，我晓得，你是为了人们的健康，也为了你念念不忘的那些麻雀。不过，光靠我们一家，恐怕不行。

大明很感动，感动于父亲的理解和提醒，想让麻雀归来，需要大家努力。他主动给村民传授科技兴农新技术，教大家如何靠生态农业脱贫。

村委会换届时，村民一致选他当主任，鼓掌欢迎他发表就职演说。他说，一年后麻雀还没归来，我主动下台。

村民都愣住了，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他没解释，语气更加严肃地说，一个连麻雀都不愿意呆的地方，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，也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。他和村民约法三章，用生物科技除虫，在屋前屋后多栽树，不能随意捕杀野生动物。

掌声如雷，村民心里都涌起了浪涛。一个连麻雀都不愿意呆的地方，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，大家都记住了这句话。田野上没有了农药味，山林里听不到猎枪声，家家屋前屋后绿荫如云。

一年快过去时，麻雀还没归来。其实麻雀归来过，不过只有两只，在村里转了一圈，又扑闪着翅膀飞走了。

大明终日反省，哪里还做得不够？

一年期限到了。那天，他正在写请辞报告，突然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雀啼，出门一看，只见几只麻雀在屋檐下筑巢。再望望远方，蓝天下，一群群麻雀从远方飞来，很快落到各家各户的屋顶上。这时他才明白，那两只飞来又飞去的麻雀是“侦察兵”，了解情况后带来了更多的伙伴。



震撼人心的动物大迁徙

◆ 陈华文

地球上每时每刻，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处于运动之中。从矫捷的羚羊，到巨大的鲸鱼，再到微小的蝴蝶，数目繁多的动物在陆地、水域和天空中进行着长距离的艰难迁徙。

迁徙复杂而又神秘。动物是如何移动这么远的距离，并保持较高精度的呢？它们的最终目的地究竟有什么奇妙的吸引力？

诗人泰德·休斯曾说：“这些季节性的活动是用来提醒我们地球仍在运转的。”但直到150年前，特别是近几十年，科学家才开始揭示动物迁徙的秘密。通过在动物身上安装无线电信号发射装置，卫星遥感技术帮助科学家准确确定动物的位置。

本·霍尔是英国自然史专家、伦敦动物学会会员，长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。他在《大迁徙：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旅程》一书中，就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动物迁徙的恢弘画卷。

书中，透过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数据，我们发现，动物的迁徙运动能力，简直超乎想象。灰雁是一种环球性迁徙海鸟。追踪记录显示，它们遵循巨大的“8”

字形路线飞行约6.4万公里，在整个太平洋上往返迁徙。椋皮龟是水生动物中迁徙距离最长的物种，它们会在水下旅行约21个月。而在南非海岸外被标记的大白鲨，则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移动了约20万公里，从南非到澳大利亚再返回。

这里不得不提，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最为壮观。每年7月底，随着旱季的来临，数以百万计的角马、斑马等食草野生动物就会组成一支迁徙大军，浩浩荡荡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，向肯尼亚的马塞马拉国家自然保护区进发，寻找充足的水源和食物。这是一段3000公里的漫长旅程，途中不仅要迎接埋伏在草原的狮子和豹子，还要跨越布满鳄鱼、河马的马拉河。迁徙途中，有大批角马殒命，也有大批小角马诞生。

参加大迁徙的动物通常分为前中后“三军”。打头阵的是20多万匹斑马，紧跟其后的是百万头牛羚，再后面是50万只瞪羚。因为斑马喜食高层新草，中层嫩草正好是牛羚的食物，而底层短草便是个头矮小的瞪羚的美味了。而食草动物之后，便是成群结队的非洲狮、猎豹等凶

猛的肉食动物。

动物迁徙是为了种群的生存和繁衍，而人类面对迁徙的动物，可以做什么？

世界各国采取不同的方式为野生动物让路。如北美偏好为野生动物挖“路下通道”，让蛙、蛇等小型动物走管状涵洞，驯鹿、野羊等大型动物过桥下涵洞；欧洲则更喜欢为大型动物搭建上跨式的“过街天桥”，并在上面种植草木，模拟自然的山坡地形，欧洲人称之为“绿桥”。国际上的一些建筑工程，现在不仅关注大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，还开始考虑为鸟类、昆虫等预设专用通道。

藏羚羊是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的珍稀动物。每年夏天，成群的藏羚羊都要进行东西方向的迁徙。我国在修建青藏铁路时，就考虑到为藏羚羊等动物迁徙“让道”。特别是对于穿越可可西里、羌塘等自然保护区的铁路，尽可能采取绕避的方案。同时，根据沿线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、迁徙规律等，在相应的地段设置了野生动物通道，以保障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、迁徙和繁衍。